

内地版《鉴证实录》

尹剑翔·著

法医恋人

良知与真爱的痛苦抉择！最凄美的爱情，
最震撼的守望！用最残忍的方式证明真爱的存在！

中国第一部以法医临床为核心内容的
法医鉴证实录姐妹篇



法医恋人



FAYI LIANREN

尹剑翔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法医恋人 / 尹剑翔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3. 2

ISBN 978-7-219-08089-4

I. ①法… II. ①尹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9974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郑 洁
责任编辑 周月华
责任校对 唐柳娜
封面设计 王 霞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13年2月 第1版
印 次 2013年2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089-4/I·1589
定 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	/001
第二章	/019
第三章	/029
第四章	/050
第五章	/059
第六章	/081
第七章	/101
第八章	/114
第九章	/129
第十章	/149
第十一章	/185
第十二章	/216
第十三章	/240
第十四章	/268
第十五章	/283

第一章

1

咚咚咚……咚咚咚！

我像是病了！

心跳时不时地加速，还总是处在莫名其妙的亢奋中！最近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捂着胸口，感受“它”跳动的频率。

或许是我的举动太反常，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，旁边的同事见状常常会指着我说道：“小敏，最近怎么了？总是心不在焉的，你是不是恋爱了？快说，男友是谁？是哪家的公子？”

每当听到这一连串的疑问，我只会两腮发热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我不能否认自己在恋爱，却又不敢直面这段感情。因为这是一段匪夷所思、离奇的情感，我甚至不能确定这段爱情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因为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真正见过他一面。而今日，我们约定的一年之期将满，是我们该见面的日子了。

请不要觉得离奇！我并不是一个刚刚涉世的纯真小女孩，我的身份是一名警察，确切地说我是 S 市法医研究所的一名法医。

在很多人看来，法医是一个神秘且恐怖的职业，但在我看

来，这只不过是上天安排我唯一能做的工作而已。

我是个天生好静而不好动的女孩。一般女孩子喜欢逛街、喜欢旅游，但这些我都不喜欢，我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公园里看着来往的人，或是捧着一本书在偌大的 S 市图书馆里看上一天。这就是我的性格，有点儿孤僻，还有点儿内向。

我已经去世的爷爷是个老公安，父母是医疗系统内的干部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二者之外的其他职业更适合我。

我不太喜欢当医生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崇拜爷爷那种有正义感的职业。但我却被父母强迫去学医，而能把这两种职业相结合的工作，就只有法医了。

还好，我的性格对我的学业还是有帮助的，我很顺利地考上了 S 市医科大学的司法鉴定专业，后来顺理成章地在 S 市法医研究所当了一名普通的警员，成为一名正式的法医。

不过，上帝可能是认为我的少年时代过得太顺利了，在我上大学期间，他给了我两个沉重的打击。

首先是跟我相处了三年的男朋友——他比我大一届——突然向我提出了分手，没有原因，只说大学生活要结束了，他认为属于我俩的感情游戏也该结束了，他临走时还特意笑着感谢我在这三年间填补了他的感情空白。

当时，我傻了！难道我只是他慰藉感情的工具吗？

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把这份情感当做游戏，我觉得自己被戏弄了，为了惩罚自己的愚蠢，我把自已关在家里足足两个星期，父母问我出了什么事，我却一个字也不肯吐露。

不过还好，虽然当初他一再要求，我却什么都没答应他，哪

怕是一次接吻。我其实一直都在琢磨我是不是思想太保守了，但事后想想自己的矜持还是明智的。

第二件不幸的事是在我大学快毕业的那个夏天发生的，我的爸妈突然出了交通意外，双双离开了人世。

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现在想来我真的是太幼稚了，只知道哭，却未曾关心过事故的具体原因和细节。

父母的后事是哥哥一手操办的，但是我总是觉得哥哥这事办得非常草率。按说像我爸妈这种级别的干部，最起码要有一个追悼会才像样子，但是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只是哭着从殡仪馆里抱回了爸妈的照片，却未见有什么人来参加追悼会。

这两件事，几乎决定了我未来三年的人生走向，我孤独、无助，除了继续深造，感觉自己没有任何人生方向，除了尸体，我几乎什么人都不想见，包括我的哥哥！

后来我又读了三年的研究生。这段时间，我除了帮我的导师整理了一本《洗冤集录》的注解书，几乎每天都是在停尸房和解剖室之间来回地奔忙。

那是一条连男同学都不敢单独行走的死亡隧道，但我却常常一个人来往。我的导师常对我说，女孩子当法医还是应该多做活体实验，少沾染一些死人的阴气才好。

但我却主动放弃了很多活体鉴定的工作，一心投入到对死尸的鉴定工作中去。因为在我看来，活人远比死尸要可怕得多，我真愿意去跟死尸打交道，在那里我不会感觉到任何恐惧，而是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。

哥哥常常让我去他家吃饭，我不想去，与其说我不想见哥哥，倒不如说我不想见我的嫂子，那个极其妖艳的女人。

说实话，自从我看她第一眼起，我就对她有一种感觉，认为她不是什么好人！

有个同事对我说，我是在嫉妒嫂子的漂亮，忌恨她夺走了哥哥的爱，这是很多小姑子对嫂子的一种共有的感觉。我倒觉得不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从小就没感受到多少来自哥哥的爱！因为我从童年起，对哥哥就没有什么好感，能够跟他亲近，只因为他是我的哥哥。我总感觉在他的世界里永远充满了野心和霸道，很少关心家人。

嫂子是第一中心医院的妇科大夫，她的父母曾跟我的父母是同事。哥哥和嫂子结婚时，哥哥已经开始经营一家医疗器械公司，很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。

而我没从他们的结合中看出有多少爱情。我是个爱情至上的人，即便是曾经遭到过无情的抛弃，但是我依然坚信，我能遇到真正属于我的爱情！这种爱情没有利益，没有贫富之分，只有两个人的心互相贴在一起。

我越来越不喜欢我的嫂子。虽然每次见到她，她都会对我微笑，对我嘘寒问暖，但是我就是难以体会到她的任何诚意。我似乎看到了她的笑容下一张阴森恐怖的鬼脸，比已经扭曲的尸体面部还要可怕。

哥哥偶尔会跟我吃一顿饭，但是地点却不是在他家里，而是在我学校旁的一个餐厅，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去他家见到我的嫂子。

吃饭时，我们兄妹的话题也很少，交谈总会被哥哥公司的业务电话打断，而且他也是只会问我一些生活上的情况。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有关心我的诚意，跟他交谈还不如咀嚼美味的菜肴来得

实在。

没有人关心我，生活也失去了方向，我的学习和工作也只是在机械地开展着。

不过，在很多人的眼里，我却被认为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法医，特别是我的导师，常常在很多学弟、学妹面前夸奖我，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鉴定人员，心细如尘、知识扎实、绝不放过一丝疑点。最重要的是他说我毫无功利之心，说这是法医最难能可贵的素质，我当时还不太懂这句话的分量。

说实话，我一直只是在做自己分内的事而已，并没有特意去表现过自己。得到这样的夸奖，可能和我帮助导师完成过很多有难度的法医鉴定工作有关，而且我确实有一些案件中提出过我的思路，后来的案件真相也确实和我的推理完全吻合，这让很多老刑警都对我赞赏有加，就这样我在 S 市的法医界也算是“年少成名”。

为了躲避哥哥，我在研究生实习的最后阶段，选择了离 S 市很远的北方城市 T 市作为我的实习地，这是我成为一个真正法医之前的最后一个考验。

T 市是北方的一个小城市，比起 S 市来，要闭塞很多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却很喜欢这里的生活。总体来说，这里的民风比较淳朴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我生活的城市那样复杂。

我觉得当一个人从简单的地方到了复杂的地方就会觉得痛苦，而从一个复杂的地方到了简单的地方就会觉得无比的快乐。

我在 T 市三个月的生活，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，虽然我依旧保持着冷峻的表情，但是我却深深地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。除了那个城市中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还

有一个人在此时踏入了我本无波澜的生活，是他把所有的阳光都带给了我。

2

当我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桌上的电话突然夹杂着刺耳的铃声颤动了起来。

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因为如果是私事，大家都是打我手机的，当我桌上这个电话响起时，十有八九是有案件发生了。

我有些不愿意地拿起了听筒，轻声说道：“喂，您好！”

听筒那头传来了一个略有点儿沙哑的女人声音：“喂！是张敏吗？我是石秀美！”

我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心立时抽紧了。

石秀美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总是让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感。起初，我看见她时就浑身不自在。现在，只要听见她的名字，腿就有点儿哆嗦。

我说的一点儿也不夸张，我觉得她好可怕！

但是，没有办法，上司安排任务还是不得不听着，“我是张敏，石科长，有任务吗？”

“嗯。松坡街 12 号的一栋居民楼中发生了一起案件，管属分局刑警队的人已经过去了，那个分局的局长刚给我打了电话，要咱们也过去帮忙。你先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，车已经在楼下等你了。有什么事及时打电话联系。”

我还想再问一下具体情况，但听筒里却传来了重重的塑料碰撞的声音，原来石秀美那边已经撂了电话。

这时，旁边的同事似乎都已经知悉了我的“不幸遭遇”，他们同时向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抱着诸多的疑问，硬着头皮前往案发现场。

法医出警的程序十分简单，平时我们有严格的出警着装要求，警服是必须要穿的，而警服外也必须套上象征医生的白大褂。由于我上班从不穿便装，所以出警时只需要提上我常用的工具箱，便可以上路了。

电梯似乎也预料到了事态的紧急，下降的加速度让我的头都有点儿眩晕，好在中间的楼层并没有人再按动电梯，门很快就在一层大厅打开了。

一出大门，一辆警车果然已经停在了门口，警车是威志轿车改装的，车顶上红、蓝色的警笛，车身也被涂成了蓝白相间。

车里的司机梁师傅冲我招了招手，我快步走到了车的跟前，冲他点了点头，便拉开了车的后门，坐了进去。

只要是石秀美下发的任务，她会一切的工作准备都安排好，包括前去的车辆和要走的路线。所以，只要坐上梁师傅的车，我不用再说一句话就可以到达目的地，这算是我对这位上司唯一抱有的一点儿好感。

梁师傅四十多岁了，是个很健谈的司机，即便你不搭理他，他也能跟你聊上半天，我们科年轻的女同事们都觉得他有点儿烦人。

不能指望时尚的少女跟啰唆的大叔有什么共同语言，但是我倒觉得他挺亲切的，所以虽然我不多说话，但是却对他提出的疑问有问必答。这次也是一样。

“张法医，这次是什么案子啊？”梁师傅又开始了一如既往的

“搭讪”。

“杀人!”我还是用惯用的语气说道。

“你一个女孩子家，老是跟死尸打交道，怪可怜的。”

这句话，我没有搭话，脸上表情没有任何波澜。

听到我没有答话，梁师傅并不“气馁”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想问你个问题，张法医，你看到死尸的时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?”

“没什么感觉，跟见到桌子、椅子一样。”

梁师傅似乎被我的话吓到了，车的方向有点儿偏离，好在车速并不快，他很快又将车摆正了轨道。

“唉，我就是个典型的 S 市男人，胆子小，看到血啊什么的，腿都软了。上次去陪儿子打针，没想到他没什么事，我见到针竟然吓得要昏过去了。看来，论胆量，我还不如张法医你一个女孩子。”

“您一定是低血压吧?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?我也是去年体检时才知道的，我竟然是低血压!”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梁师傅满脸的惊奇。

“晕针最常见的诱因就是直立性低血压。”

“低血压还分立着或躺着吗?”

我回答他的疑问时，依旧面无表情，“这种类型的低血压站立时的心率会明显增快，它是由低血容量引起的，而非常见的那种由自律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。请你一定得多注意，直立性低血压可能引发多种疾病，严重的还可能诱发心肌梗死、大脑休克等，有时甚至会威胁生命。”

听到我的话，梁师傅在换挡后，用右手摸了摸自己的脑门，口中喃喃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，今天遇到了你这个小专家。”

随后的路上，我俩相安无事，梁师傅没再问我问题，我也没主动跟他说话。我怀疑是刚才我说的话吓到他了。

3

好在时间已过了出行高峰，道路并不拥堵，车子在几个街区转了几道弯儿，便到了松坡街前。

松坡街在民国时是法租界，也是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的代表性街区之一。这个街区多是老式的洋房，建筑工艺相当考究，就连道边商铺的霓虹灯都还保留着旧式的模样。S市政府为了纪念护法运动的英雄蔡锷将军，特意用他的字命名了这条街。

松坡街12号是一栋很破旧的三层小楼，这种楼房恐怕需要当文物一样去珍惜，因为它在高楼林立的S市几乎已经绝迹了。楼前栽满了带刺的灌木，有几朵美人蕉在绿油油的灌木中，显得分外娇艳、妖娆，但和周围的楼宇却有些不搭调。

“这里太拥挤，我找个不碍事的地方先把车停下。”梁师傅有个毛病，一定要把车放在一个他认为妥当的地方才安心，即使他开的是警车。

我提着工具箱下了车，发现这里已经停了两辆警车，便冲着警车的方向走了过去。

“张法医，这边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。

是韩海，这个街区的管片民警，之前因为案子跟他接触过两次，是个很有热情的青年。他面容白净，身形清瘦，年纪我没问过，但应该跟我差不多。

“张法医，死者在四门二楼。”

我没有说话，跟着韩海走入了楼洞，楼口已经拉上了警戒线，像众多案发现场一样，围观的人照例围满了楼口，他们看到我的白大褂和警服，都在窃窃私语。

韩海帮我撩开了警戒线，我弯腰进了四号门，一进门便看到白色的墙壁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广告——装修、通地沟、铺油毡，应有尽有。而一楼墙上挂着一个已经锈迹斑斑的信箱，每个信箱里都塞满了来自各种卖场的广告，地上还散落了一地的彩色广告纸无人收拾，大多是S市郊区新开盘的房产信息。

我沿着破旧的楼梯上楼，这栋老楼房一层三户，二楼的楼道里还算干净，没有堆放什么杂物。案发的房间是中单，门开着，分局的几个刑警已经对这间屋子展开了搜查，看来他们已经到了很久。

走进这间房间的一瞬间，我就有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，整间屋子的布局我似曾相识，但可以肯定，我从来没有到过这里。

这是一间传统的中国式住宅，一厅一卧，外厅的布局极其简单，只有一个书柜摆在左边，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。我走过去仔细看了看，心中又有了那种奇怪的熟悉感，因为书架从左到右，《乱世佳人》、《基度山伯爵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三个火枪手》、《高老头》、《羊脂球》、《我是猫》……都是国外的经典文学，连一本中国人写的书都没有。

这些书我一本都没有看过，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人给我讲过，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这些故事里的情节，那个人说他有全套的外国名著。不会吧？这难道是他的家？

但我很快摇了摇头，这些名著太常见了，恐怕这只是一个巧合。

“张法医，尸体在这边。”

屋里传出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，语调不紧不慢，我才发现自己在书架前待的时间有些长了。

“刘警官，什么状况？”我大步走进里屋，站在屋子中央的是该区属分局的刑警队队长刘静生。房间面积只有不到十平方米，很小，屋中除了他，还有一具尸体趴在地上。

“应该是被人勒死的。”刘静生丝毫没有跟我寒暄两句的意思，他的态度比我还要冷淡。我见过很多警察在案发现场说说笑笑，像是他们的眼前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案件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刘静生这种开门见山的工作方式，因为在我们眼前的毕竟是一场悲剧。

我蹲下身子，把工具箱打开，戴上了白手套。尸体个子 178 厘米左右，身穿一件白色衬衣，衬衣一半扎在牛仔裤中，一半撒在裤子外，脚穿着皮鞋，但是一只鞋在尸体的旁边，另一只则穿在脚上。

由于当时尸体的周围已经画了白线，我并没有特意翻动尸体，因为所有的一切必须等待进一步的解剖。尸体的头发乌黑，脖颈后有明显的绳子交叉的痕迹。撩开尸体散在裤外的衣角，我看到他的左肋部有很明显的淤伤，呈现黑紫色。我又向肋部摸了摸，有点心惊，左肋的第二根肋骨有明显骨折的现象。

“还不一定是勒死，尸体有严重的内伤。照尸体的淤血程度看，造成内伤的时间应该是死亡前不久。而且凶器还没有找到吧？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，行凶的绳索还没有发现。张法医，请问死亡时间大概是什么范围？”刘静生仍旧冷冷地问道。

“具体时间还要等进一步解剖和肠温的检测结果才知道，不过从尸僵的程度看，不会超过八个小时。”

刘静生看看表，“现在是早上十点半，也就是说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两点半左右。”

“我只能大概推测，具体的死亡时间还不能确定，不过有一点很肯定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拿起死者掉在一边的鞋说道：“死者的尸体被移动过，在死后三个小时之内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就是因为这只鞋的位置，这只鞋的鞋带系得很紧，不易从脚上脱落。而尸体在死后三个小时内会出现肌肉松弛、软化的状态，在这个时候移动尸体，才会出现鞋子脱落的情况。”

刘静生的脸上毫无表情，不过他似乎并不怀疑我的专业判断，便招呼外边的警员道：“尸体先抬回去吧，等待解剖。”

“是谁发现的尸体？”我饶有兴趣地问道。其实，法医在现场是很少问与案件相关的问题的，但是这间屋子的布局实在是让我感到很熟悉，这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“房东。昨天，死者和房东约好了，今天要把房租结算了，并且要退房。房东一大早就来到屋里，结果看到了这一幕。”说话的是韩海，因为最先出警的就是他。

我点了点头，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去。尸体的检验是次要环节，因为随后就会展开细致的尸体解剖工作，而我现在的工作更多是要对现场进行勘察。

这间屋子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一个男子所住的房间，屋子整洁

干净，陈设相当简单。一张床，一张写字台，一把普通的木质椅子，连大衣柜都没有。

写字台上只有一台老式的台式电脑，还是大号的纯平显示器。

“这间屋子好奇怪啊！”我有点惊讶地说道。

“整洁得让人想发疯！”刘静生好像早就发现了。

“更奇怪的是，在这里竟然没有一根头发。”我拿起床头的枕头一边看，一边说道。

“等等！”刘静生转身出了卧室，一会儿便转了回来，表情有些惊讶，“所有的洗漱用品，全都没有。”

“死者难道只是拿这里当临时住所，而不在这里生活吗？”

“已经问过邻居了，并不是这样的，他们时常会见到死者。他住进这里足有两个月的时间了。”

我又看了看电脑的主机，“电脑的硬盘灯一直亮着，是你们打开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因为我怕上面有指纹需要采集，所以一直在等你来，还没有人动过电脑。”

4

电脑一看便知是组装的兼容机，更奇怪的是这台电脑一直是在脱机工作，根本找不到网线，这简直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。

“现在还有谁在用这么老式的电脑？而且还不联网？即便是租的房子，连接网络也应该很简单啊！真是奇怪！”我心中暗道。

我小心翼翼地在键盘上喷上了特制的气雾剂，为的是可以采